

魏

書

四
一



列傳第九十

魏書一百二

西域

夏書稱西戎即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
致其貢物也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
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
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
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
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爲勞弊中國
其官時置時廢旣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復

詳記焉太祖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竒貨於天府太祖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太宗世竟不招納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世祖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

知絕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
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
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
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爲蠕蠕所
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
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
道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
王得朝廷所賜拜受甚悅謂琬曰傳聞破洛那
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

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
於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烏孫王爲發導
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烏
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
國自後相繼而來不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
初世祖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令
護送至姑臧牧犍恒發使導路出於流沙後使
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謂使者曰我君
承蠕蠕吳提妄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

馬疫死大敗而還我禽其長弟樂平王不我君
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稱
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彊若更有魏使勿復
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者牧犍事主稍以慢墮
使還具以狀聞世祖遂議討牧犍涼州既平鄯
善國以為唇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為魏
所滅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
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
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通始琬等使還京

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去西域自漢武
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爲十六國分
其地爲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葱
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
爲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內諸小渠
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
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
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
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

里至加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焉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其與前使所異者錄之

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遣使來獻四年遣其弟素延耆入侍及世祖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敦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

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剽賓還俱會
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剽退保
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
周鄯善人頗剽劫之令不得通世祖詔散騎常
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
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
善人衆布野度歸勅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
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釋
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都世祖大悅厚待

之是歲拜交趾公韓牧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
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
十里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
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方
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
至唯老駝豫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
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臯口其風迅駛
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二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騾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

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
爲其主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
雙跡猶存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
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高昌以
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
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
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
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眞君中世祖詔
高涼王那擊羊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懼驅其部

落渡流沙那進軍急追之莫利延遂西入于闐
殺其王死者甚衆顯祖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
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
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
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延望救援顯祖詔公
卿議之公卿奏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
性惟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爲所拒當已旋矣雖
欲遣師勢無所及顯祖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
以爲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

安其所應勅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雖復
遣援不救當時之急已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
今練甲養卒一二歲閒當躬率猛將爲汝除患
汝其謹警候以待大舉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
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經于闐
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
皮言狀顯祖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
使朝獻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

萬二千里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
闐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
呼捷在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太延
初遣使來獻自後貢使不絕

權於摩國故烏秣國也其王居烏秣城在悉居
半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萬二
千九百八十里

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方五十里其地北接蠕蠕本通使交易世祖初始遣使朝獻詔行人王恩生許綱等出使恩生等始度流沙爲蠕蠕所執恩生見蠕蠕吳提持魏節不爲之屈後世祖切讓吳提吳提懼乃遣恩生等歸許綱到敦煌病死朝廷壯其節賜諡曰貞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國貞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

表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遺甚厚及臣繼立
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
輒陳私艱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
饑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
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
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給
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

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二萬
五百七十里本役屬車師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負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万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卑邠即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人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稍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翦髮以為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

有駝馬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纈俗尚蒲萄酒
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東
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
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恃地多險頗剽劫中國使
世祖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約齎輕糧取
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回尉犁
二城拔之進軍向負渠鳩尸卑那以四五萬人
出城守險以拒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尸鳩
卑那衆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

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焉耆爲國斗絕一隅不
亂日久獲其珍竒異翫殊方譎詭不識之物橐
駝馬牛雜畜巨万時世祖幸陰山北宮度歸破
焉耆耆露板至世祖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
歸以五千騎經万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竒
異物及諸妾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去即序
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
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其人初鳩尸
卑那走山中猶覲城不拔得還其國旣見盡爲

度歸所剋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壻厚待之

龜茲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
延城漢時舊國也去代一万二百八十里其王
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其王頭繫綵
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牀所居城方五六里其
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刑一足稅
賦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風俗婚姻喪葬
物產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爲異又出細氈
饒銅鐵鉛麀皮毼氍毹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

良馬犂牛等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
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
黃河也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一千四百
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帳六百
餘里東南去瓜州三百里其東闕城戍寇竊非
一世祖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龜茲遣烏
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
餘級大獲駝馬而還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
錢入官土多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養而食之

二百八十四
一魏書卷九十一
三
孳乳如鷄鵞其王家恒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
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如飴
餈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
皆愈自後每使朝貢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万五百里役
屬龜茲

温宿國居温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万五百
五十里役屬龜茲

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温宿北去代一万六百五

十里役屬龜茲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万八百里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万一千二百五十里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高宗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

上經曰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其王戴
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錦綿毋
歲常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
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
即不育勝兵三千人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
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鍛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
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
州四千六百里

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

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爲藥即石流黃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天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

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

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
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
蠕世祖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
為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
樂府自後每使貢獻

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䟽勒西去代一万一
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及師
子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万二千

六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麋駝其國東
有山名郁悉滿山出金玉亦多鐵

悉万斤國都悉万斤城在悉密西去代二万三
千七百二十里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師
子每使朝貢

怛密國都怛密城在悉万斤西去代二万二千
八百二十八里

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
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

馬自此每使朝貢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二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俛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銀鍮石珊瑚

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頗黎瑠璃水精瑟瑟
金剛火齊鑛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毼毼毼
毼毼赤麀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
畢撥石密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
雌黃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
漑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
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日行七百里
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有
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

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
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
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
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為髻後披
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落之於膊王於其
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
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
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
之知也王死衆乃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

立以爲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
國人號王曰醫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
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
開禁地早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
之內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
統其事兵有甲稍圓排劍弩弓箭戰兼乘象百
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
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刑若髡或剪半鬚
及繫牌於項以爲恥辱犯彊盜者繫之終身姦

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
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
妹爲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
爲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
養之有功勲人即以分賜死者多弃屍於山一
月著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
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
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
召設會作樂以極懽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

祭其先死者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至天
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波
斯國王居和多千万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
使朝獻

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万
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為城東有大河南流中
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
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
多師子

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土出赤鹽多五果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

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

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

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植取稻麥於隣國有五果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采萬斤西北去代一

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自是不絕
伽倍國故休密翁侯都和墨城在莎車西去代
一萬三千里人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翁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
去代一萬二千五百里人居山谷間

鉗敦國故貴霜翁侯都護澡城在折薛莫孫西
去代一萬二千五百六十里人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故肸頓翁侯都薄菜城在鉗敦西去
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閒

閻浮謁國故高附翁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
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閒

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
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

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

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

五國盡役屬之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

能鑄石爲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二萬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猶勃海也而東西與勃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

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
爲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
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
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
王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
冤枉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
退令其舉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
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其土宜五穀桑
麻人務蠶田多瓊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鬘明珠

夜光壁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爲堂去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

阿鈞羗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士有

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土
出金珠

彼路國在阿鈎羗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
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鈎羗同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
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
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
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羗同
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

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
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
百丈佛圖也

罽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
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
百里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
五穀糞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
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為器物市用錢
他畜與諸國同每使朝獻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
悉方斤國中閒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
北至波斯國中閒相去一萬里國中有薄提城
周而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
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副使且國西
至沒誰國中閒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
北至竒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
周而七十里宜五穀葡萄桃唯有馬駝騾國王有

黃金殿殿下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
帀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
賴城城中出黃金白真檀石蜜蒲萄土宜五穀
世宗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
每使朝貢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
北有鹽竒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

織作布土宜五穀世宗時其國王伏陁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國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蒲萄五果土宜五穀

嚙達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馬許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

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比身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去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任死便授之其國無車有輿多

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嘗斬盜一責十
死者富者累石為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
皆置冢內其人凶悍能鬪戰西域康居于闐沙
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為大國
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
遣使貢師子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
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絕初熙平中
肅宗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芳等使西域訪
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

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
舉其略云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去瓜州六千
五百里

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
佛語與于闐相類役屬噉噉

渴槃陀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
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噉噉

鉢和國在渴槃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
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麩飲

小五
麥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噉噉一道西
南趣烏菴亦為噉噉所統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
不能揔攝有三池傳去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
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
遇風雪之困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
亦附噉噉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鎖而度下
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

烏耆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至天竺婆羅門
胡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
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重佛
多諸寺塔事極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
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
西南有檀特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
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乾陀國在烏耆西本名業波爲嚧噠所破因改
焉其王本是敕勒臨國民二世矣好征戰與罽

賓關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鬪象七百頭十人
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
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雀離
佛國也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怕故地自漢
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
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
其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
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爲人寬厚甚得

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
阿祿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
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髮幪
以皂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彊國西域諸國多
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
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
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
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善商賈諸夷交易多
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箏篪婚姻喪制與突

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奉佛
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
馬駝驢犂牛黃金硎沙貳香阿薛那香瑟瑟摩
皮毳氍錦豐多蒲萄酒富家或致十石連年
不敗太延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史臣曰西域雖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
混一爲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來深得羈縻勿
絕之道耳

列傳第九十

魏書一百二

魏收書西域傳亡此卷全寫北史西域傳而
不錄安國以後案隋書西域傳去康國大業
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此改大業字為
太延蓋行人妄改

列傳第九十一

魏書一百三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高車

蠕蠕東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閭旣壯免奴

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
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隣部木骨閭死子
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而役屬於國
後世祖以其無知狀類於蠱故改其號為蠕蠕
車鹿會既為部帥歲貢馬畜貂豹皮冬則徙度
漠南夏則還居漠北車鹿會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
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表立地粟表死其部分
為三地粟表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緄
紇提別居西邊及昭成崩緄紇提附衛辰而貳

於我登國中討之蠕蠕移部遁走追之及於大
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帥
屋擊各收餘落遁走遣長孫嵩及長孫肥追之
渡磧嵩至平望川大破屋擊禽之斬以徇肥至
涿邪山及匹候跋跋舉落請降獲縕紇提子曷
多汗及曷多汗兄詰歸之杜崙斛律等并宗黨
數百人分配諸部縕紇提西遁將歸衛辰太祖
追之至跋那山縕紇提復降太祖撫慰如舊九
年曷多汗與社崙率部衆棄其父西走長孫肥

輕騎追之至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盡殪其衆
社崙與數百人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去其
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監之既而社崙率其私屬執
匹候跋四子而叛襲匹候跋諸子收餘衆亡依
高車斛律部社崙兇狡有權變月餘乃釋匹候
跋歸其諸子欲聚而殲之密舉兵襲匹候跋殺
匹候跋子啓拔吳頡等十五人歸于太祖社崙
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之乃掠五原以西諸部
北度大漠太祖以拔頡爲安遠將軍平棘侯社

淪與姚興和親太祖遣材官將軍和突襲黜弗
素古延諸部社淪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之
社淪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
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爲軍軍置
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
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捶撻無文記
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爲記其西
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彊部帥曰拔也稽舉兵
擊社淪社淪逆戰於頰根河大破之後盡爲社

嶺所并號為彊盛隨水草畜牧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諡既死之後不復追稱太祖謂尚書崔玄伯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為頑嚚母來抄掠駕特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特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

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所虜今社崙學中國立法置戰陳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天興五年社崙聞太祖征姚興遂犯塞入參合陂南至豺山及善無北澤時遣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天賜中社崙從弟悅代大那等謀殺社崙而立大那發覺大那等來奔以大那爲冠軍將軍西平侯悅代爲越騎校尉易陽子三年夏社崙寇邊永興元年冬又犯塞二年太

宗討之社論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
衆部落立社論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魏言姿
質美好也斛律北并賀術也骨國東破壁曆辰
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悅侯咄觥千等數百人來
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邊安靜神瑞元
年與馮跋和親跋聘斛律女爲妻將爲交婚斛
律長兄子步鹿眞謂斛律曰女小遠適憂思生
疾可遣大臣樹黎勿地延等女爲媵斛律不許
步鹿眞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令汝女爲媵遠

至他國黎遂共結謀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廬候
伺其出執之與女俱嬪于和龍乃立步鹿真步
鹿真立委政樹黎初高卑叱洛侯者叛其渠帥
導社崙破諸部落社崙德之以爲大人步鹿真
與社崙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媼其少妻妻告
步鹿真叱洛侯欲舉大檀爲主遺大檀金馬勒
爲信步鹿真聞之歸發八千騎往圍叱洛侯叱
洛侯焚其珍寶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
檀發軍執步鹿真及社拔絞殺之乃自立大檀

者社論季父僕渾之子先統別部鎮於西界能
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牟汗紇升蓋可汗魏言
制勝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龍馮跋封爲上谷侯
大檀率衆南徙犯塞太宗親討之大檀懼而遁
走遣山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衆凍死墮
指者十二三及太宗崩世祖即位大檀聞而大
喜始光元年秋乃寇雲中世祖親討之三日二
夜至雲中大檀騎圍世祖五十餘重騎逼馬首
相次如堵焉士卒大懼世祖顏色自若衆情乃

安先是大檀弟大那與社崙爭國敗而來奔大檀
以大那子於陟斤爲部帥軍士射於陟斤殺之大檀
恐乃還二年世祖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平
陽王長孫翰等從黑漠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
黑兩漠間車駕從中道東平公娥清次西從栗
園宜城王奚斤將軍安原等西道從介寒山諸
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絕漠討之
大檀部落駭驚北走神麌元年八月大檀遣子
將騎萬餘人入塞殺掠邊人而走附國高車追

擊破之自廣德再還追之不及二年四月世祖練兵于南郊將襲大檀公卿大臣皆不願行術士張淵徐辯以天文說止世祖世祖從崔浩計而行會江南使還稱劉義隆欲犯河南謂行人曰汝疾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即當罷兵不然盡我將士之力世祖聞而大笑告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何能爲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便更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決矣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平陽王長孫翰從西

道向大娥山同會賊庭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輜
重輕龍衣之至粟水大檀衆西奔弟匹黎先典東
落將赴大檀遇翰軍翰縱騎擊之殺其大人數
百大檀聞之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跡西
走莫知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布
野無人收視世祖緣粟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
壘六月車駕次於兔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
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
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諸部殺大檀

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万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万匹八月世祖聞東部高車屯巴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遂遣左僕射安原等往討之暨巴尼陂高車諸部望軍降者數十万大檀部落衰弱因發疾而死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魏言神聖也四年遣使朝獻先是北鄙候騎獲吳提南徧邏者二十餘人世祖賜之衣服遣歸吳提上下感德故朝貢焉世祖厚賔其使而遣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吳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

人納吳提妹爲夫人又進爲左昭儀吳提遣其
兄秃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千匹世
祖大悅班賜甚厚至太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
年車駕幸五原遂征之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
羅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宜都王穆壽督
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
復爲二道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車駕從
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刻石記行不見蠕蠕
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年車駕

西伐沮渠牧犍且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
王愁敬建寧王崇二萬人鎮漠南以備蠕蠕吳
提果犯塞壽素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
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頽山吳提
之寇也留其兄乞列歸與北鎮諸軍相守敬崇
等破乞列歸于陰山之北獲之乞列歸歎曰沮
渠陷我也獲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其將帥五
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生追之至
于漠南而還真君四年車駕幸漠南分四道樂

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
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
五將爲中軍後繼車駕至鹿渾谷與賊將遇吳
提遁走追至頰根河擊破之車駕至石水而還
五年復幸漠南欲龍表吳提吳提遠遁乃還吳提
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
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
道車駕與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賀真別部
帥介綿他拔等率千餘家來降是時軍行數千

里吐賀真新立恐懼遠遁九月車駕北伐高昌
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
於地弗池吐賀真具悉國精銳軍資甚盛圍那數
十重那掘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挑戰
輒不利以那衆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
那引軍追之九日九夜吐賀真益懼棄輜重踰
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車駕會於
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人戶畜產百餘万自
是吐賀真遂單弱遠遁鼠邊疆息慙言矣太安四年

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
大漠吐賀真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頽率衆數千
落來降乃刊石記功而還世祖征伐之後意存
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竄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
賀真死子子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
自稱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鎮遊軍大破其衆
皇興四年子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
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
東道汝陰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爲前鋒隴

西王源賀督諸軍爲後繼諸將會車駕于女水
之濱顯祖親誓衆詔諸將曰用兵在奇不在衆
也卿等爲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
千人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逐北三
十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
可稱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
川遂作北征頌刊石紀功延興五年予成求通
婚媾有司以予成數犯邊塞請絕其使發兵討
之顯祖曰蠕蠕譬若禽獸貪而亡義朕要當以

信誠待物不可抑絕也予成知悔前非遣使請
和求結姻媛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婚
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
爰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聘君子所以重人
倫之本不敬其初令終難矣予成每懷譎詐終
顯祖世更不求婚太和元年四月遣莫何去汾
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稱伏承天朝珍
寶華麗甚積求一觀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
金玉文繡器物御廐文馬奇禽異獸及人間所

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比拔見之自相
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二月又遣
比拔等朝貢尋復請婚焉高祖志存招納許之
予成雖歲貢不絕而款約不著婚事亦停九年
予成死子豆嶠立號伏古敦可汗魏言怕也自
稱太平元年豆嶠性殘暴好殺其臣侯醫聖石
洛候數以忠言諫之又勸與國通和勿侵中國
豆嶠怒誣石洛候謀反殺之夷其三族十六年
八月高祖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並爲都督

領軍斛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嶮部內高車阿伏至羅率衆十餘萬落西走自立爲主豆嶮與叔父那蓋爲二道追之豆嶮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蓋自出金山豆嶮頻爲阿伏至羅所敗那蓋累有勝捷國人咸以那蓋爲天所助欲推那蓋爲主那蓋不從衆彊之那蓋曰我爲臣不可焉能爲主衆乃殺豆嶮母子以屍示那蓋那蓋乃襲位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自稱太安元年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

汗可汗魏言緒也自稱始平元年正始三年伏
圖遣使紇奚勿六跋朝獻請求通和世宗不報
其使詔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論是大
魏叛臣往者包容暫時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損
疇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
正以江南未平權寬北掠通和之事未容相許
若脩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孤爾也永平元年
伏圖又遣勿六跋奉函書一封并獻貂裘世宗
不納依前喻遣伏圖西征高車爲高車王彌俄

突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魏言
彰制也自稱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醜奴遣
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延昌三年冬世宗遣驍騎
將軍馬義舒使於醜奴未發而崩事遂停寢醜
奴壯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侯斤尉比建朝貢熙
平元年西征高車大破之禽其王彌俄突殺之
盡并叛者國遂彊盛二年又遣侯斤尉比建統
奚勿六跋鞏鞏顧禮等朝貢神龜元年二月肅宗
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於殿下遣中書舍

人徐紇宣詔讓以蠕蠕藩禮不備之意初豆嶮
之死也那蓋爲主伏圖納豆嶮之妻候呂陵氏
生醜奴阿那瓌等六人醜奴立後忽亡一子字
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屋引副升牟妻是豆渾地
万年二十許爲醫巫假託神鬼先常爲醜奴所
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呼得醜
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屋齋潔
七日祈請天上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怕
在天上醜奴母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號地万

爲聖女納爲可賀敦授夫副外牟爵位賜牛馬
羊三千頭地方旣挾左道亦有姿色醜奴甚加
重愛信用其言亂其國政如是積歲祖惠年長
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恒在地方家不嘗上天上
天者地方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醜奴醜奴言地
方懸鑒遠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旣而地方
恐懼譖祖惠於醜奴醜奴陰殺之正光初醜奴
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絞殺地方醜奴怒欲
誅具列等又阿至羅侵醜奴醜奴擊之軍敗還

爲母與其大臣所殺立醜奴弟阿那瓌立經十
日其族兄俟力發示發卒衆數万以伐阿那瓌
阿那瓌戰敗將弟乙居伐輕騎南走歸國阿那
瓌母侯呂陵氏及其二弟尋爲示發所殺而阿
那瓌未之知也九月阿那瓌將至肅宗遣兼侍
中陸希道爲使主兼散騎常侍孟威爲使副迎
勞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繼至北中侍中崔光
黃門郎元纂在近郊並申宴勞引至門闕下十
月肅宗臨顯陽殿引從五品以上清官皇宗藩

國使安暉等列於殿庭王公以下及阿那瓌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謁者引王公以下升殿阿那瓌位於藩王之下又引將命之官及阿那瓌弟并二叔位於羣官之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阿那瓌啓去陛下優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預會但臣有從兄在北之日官高於二叔乞命升殿詔聽之乃位於阿那瓌弟之下二叔之上宴將罷阿那瓌執啓立於座後詔遣舍人常景問所欲言阿那瓌求詣殿前詔引之阿那瓌再

拜跽曰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詔曰朕已具之
阿那瓌起而言曰臣之先逐草放牧遂居漠北
詔曰卿言未盡可具陳之阿那瓌又言曰臣先
祖以來世居北土雖復隔越山津而乃心慕化
未能時宣者正以高車悖逆臣國擾攘不暇遣
使以宣遠誠自頃年以前漸定高車及臣兄爲
主故遣鞏顧禮等使來大魏實欲虔脩藩禮是
以曹道芝北使之日臣與主兄即遣大臣五人
拜受詔命臣兄弟本心未及上徹但高車從而

侵暴中有姦臣因亂作逆殺臣兄立臣爲主裁
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是故倉卒輕身投
國歸命陛下詔曰具卿所陳理猶未盡可更言
之阿那瓌再拜受詔起而言曰臣以家難輕來
投闕老母在彼万里分張本國臣民皆已迸散
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兵馬還向本國誅翦
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賜借兵馬老母若在
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即得報讎
以雪大恥臣當統臨餘人奉事陛下四時之貢

不敢闕絕陛下聖顏難覩敢有披陳但所欲言者口不能盡言別有辭啓謹以仰呈願垂昭覽仍以啓付舍人常景具以奏聞尋封阿那瓌朔方郡公蠕蠕王賜以衣冕加之輶蓋祿從儀衛同于戚藩十二月肅宗以阿那瓌國無定主思還綏集啓請切至詔議之時朝臣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軍元又爲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貨之遂歸北二年正月阿那瓌等五十四人請辭肅宗臨西堂引見阿那瓌及其伯

叔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
阿那瓌等拜辭詔賜阿那瓌細明光人馬鎧二
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纏槊二張并白眊赤
漆槊十張并白眊黑漆槊十張并幡露絲弓二
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箭黑漆弓十張并箭
赤漆楯六幡并刀黑漆楯六幡并刀赤漆鼓角
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黃紬被褥三十具私府
繡袍一領并帽內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
并帽內者雜綵千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

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百子帳十
八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麩八石榛
麩五石銅烏鎗四枚柔鐵烏鎗二枚各受二斛
黑漆竹榼四枚各受二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
匹駝百二十頭犝牛一百頭羊五千口朱畫盤
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詔侍中崔光黃
門元纂郭外勞遣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
俟力發婆羅門卒數萬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
走奔地豆于爲其所殺推婆羅門爲主號彌偶

可杜句可汗魏言安靜也時安北將軍懷朔鎮
將楊鈞表傳聞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瓌同堂兄
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
迎其弟輕往虛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
以送其入北二月肅宗詔舊經蠕蠕使者牒云
具仁往喻婆羅門迎阿那瓌復藩之意婆羅門
殊自驕慢無遜避之心責具仁禮敬具仁執節
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丘升頭六
人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

論彼事勢阿那瓌慮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羅
門爲高車所逐率十部落詣涼州歸降於是蠕
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七月阿那瓌啓云投化
蠕蠕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
到鎮云國土大亂姓姓別住迭相抄掠當今北
人鵠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令
督率送臣殫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濟
詔付尚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散騎常侍王遵
業馳駟宣旨慰阿那瓌并申賜賚九月蠕蠕後

主俟匿伐來奔懷朔鎮阿那瓌兄也列稱規望
乞軍并請阿那瓌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
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元欽侍中元
叉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尚書元脩義尚書李
彥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給事黃門侍郎張烈給
事黃門侍郎盧同等奏曰竊聞漢立南北單于
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
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
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漢晉舊障二處寬平原野

委言作卷二
彌沃阿那瓌宜置西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
海郡各令摠率部落收離聚散其爵號及資給
所湏唯恩裁處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
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以示威刑請沃野懷
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令當鎮軍主監率給其
糧仗送至前所仍於彼爲其造構功就聽還諸
於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準程
給糧送詣懷朔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食粟在
京館者任其去留阿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

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駝運送婆羅門居於
西海既是境內資衛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新造
藩屏宜各遣使持節馳驛先詣慰喻并委經略
肅宗從之十二月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
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
衆謀叛投噉達噉達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
爲州軍所討禽之三年十二月阿那瓌上表乞
粟以爲田種詔給万石四年阿那瓌衆大飢入
塞寇抄肅宗詔尚書左丞元孚兼行臺尚書持

節喻之孚見阿那瓌爲其所執以孚自隨驅掠
良口二千公私驛馬牛羊數十萬北遁謝孚放
還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等率騎十萬討
之出塞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匿伐至
洛陽肅宗臨西堂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
南之館詔贈使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廣牧
公是歲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諸鎮相應孝
昌元年春阿那瓌率衆討之詔遣牒云具仁濟
雜物勞賜阿那瓌阿那瓌拜受詔命勒衆十萬

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克捷四月肅宗又遣
兼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雋使阿那瓌宣
勞班賜有差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
敕連頭兵豆伐可汗魏言把攬也十月阿那瓌
復遣郁久間彌娥等朝貢三年四月阿那瓌遣
使人鞏鳳景等朝貢及還肅宗詔曰北鎮羣
狄為逆不息蠕蠕主為國立忠助加誅討言念
誠心無忘寢食今知停在朔垂與尔朱榮隣接
其嚴勒部曲勿相暴掠又近得蠕蠕主啓更欲

爲國東討但蠕蠕主世居北漠不宜炎夏今可
且停聽待後救蓋朝廷慮其反覆也此後頻使
朝貢建義初孝莊詔曰夫勲高者賞重德厚者
名隆蠕蠕主阿那瓌鎮衛北蕃禦侮朔表遂使
陰山息敬言弱水無塵刊跡狼山銘功瀚海至誠
旣篤動緒莫酬故宜標以殊禮何容格以常式
自今以後讚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元年
六月阿那瓌遣烏句蘭樹什伐等朝貢并爲長
子請尚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出帝詔以范陽王

誨之長女琅邪公主許之未及婚帝入關齊獻
武王遣使說之阿那瓌遣使朝貢求婚獻武王
方招四遠以常山王妹樂安公主許之改爲蘭
陵公主瓌遣奉馬千匹爲娉禮迎公主詔宗正
元壽送公主往北自是朝貢相尋瓌以齊獻武
王威德日盛請致愛女於王靜帝詔王納之自
此塞外無塵矣

匈奴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遠
屬也世爲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

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
婦女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爲毒藥
以射禽獸莫槐虐用其民爲部人所殺更立其
弟普撥爲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勤立尚平文女
丘不勤死子莫鹿立本名犯太祖諱莫鹿遣弟
屈雲攻慕容廆廆擊破之又遣別部素延伐
慕容廆於棘城復爲慕容廆所破時莫鹿部
衆彊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之莫鹿死子
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廆於棘城廆子翰先戍

於外遜昵延謂其衆曰翰素果勇必爲人患宜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聞之使人詐爲段末波使者逆謂遜昵延曰翰數爲吾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甚善戒嚴相待宜兼路早赴翰設伏待之遜昵延以爲信然長驅不備至於伏所爲翰所虜翰馳使告虜乘勝遂進及晨而至虜亦盡銳應之遜昵延見而方嚴率衆逆戰前鋒始交而翰已入其營縱火燎之衆乃大潰遜昵延單馬奔還悉俘其衆遜昵延父子

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爲天所相每自誇大及此敗也乃卑辭厚幣遣使朝獻于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伐慕容廆廆拒之惠帝二年乞得龜屯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其兄悉跋堆襲廆子仁于栢林仁逆擊斬悉跋堆廆又攻乞得龜克之乞得龜單騎夜奔悉虜其衆乘勝長驅食其國城收資財億計徙部民數万户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

得龜而自立與慕容晃相攻擊遣其國相莫渾
伐晃而莫渾荒酒縱獵為晃所破死者萬餘人
建國八年晃伐逸豆歸逸豆歸拒之為晃所敗
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遂奔高麗
晃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此散滅矣
徒何段就六眷本出於遼西其伯祖曰陸眷因
亂被賣為漁陽烏丸大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
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曰陸眷
口中曰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

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飢庫辱
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之詣遼西逐食招誘亡
叛遂至彊盛日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
務目塵代立即就陸眷父也據有遼西之地而
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絃上馬四五萬騎
晉穆帝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為已用深德
之乃表封務目塵為遠西公假大單于印綬浚
使務目塵率方餘騎伐石勒於常山封龍山下
大破之務目塵死就陸眷立就陸眷與弟匹磾

從弟末波等率五萬餘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
城望之見將士皆釋仗寢卧無警備之意勒因
其懈怠選募勇健穿城突出直衝末波生禽之
置之座上與飲宴盡歡約為父子盟誓而遣之
末波既得免就陸眷等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浚
歸于遼西自此以後末波常不敢南向洩焉人
問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南其感勒不害已也如
此就陸眷死其子幼弱匹磾與劉琨世子羣奔
喪匹磾陰卷甲而往欲殺其從叔羽鱗及末波

而奪其國末波等知之遣軍逆擊匹磾劉羣爲
末波所獲匹磾走還薊懼琨禽已請琨宴會因
執而害之匹磾旣殺劉琨與羽鱗末波自相攻
擊部衆乖離欲擁其衆徙保上谷阻軍都之險
以拒末波等平文帝聞之陰嚴精騎將擊之匹
磾恐懼南奔樂陵後石勒遣石虎擊段文鴛于
樂陵破之生擒文鴛匹磾遂率其屬及諸塢壁
降于石勒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
國人立日陸眷弟護遼爲主烈帝特假護遼驃

騎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于北平公弟鬱蘭撫
軍將軍冀州刺史勃海公建國元年石虎征護
遼於遼西護遼奔平岡山遂投慕容皝皝殺之
鬱蘭奔石虎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
支鬱蘭死子龕代之及冉閔之亂龕率衆南移
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玄恭帥衆伐龕於廣固執
龕送之薊儁毒其目而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
爲敕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

而時有小異或去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
氏表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
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
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
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
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
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
下爲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
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

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也妹不
從下爲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
引聲長歌又似狼嗥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
長爲性鹿麕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鬪
無行陳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
倨褻黷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爲榮結
言既定男黨營車闌馬令女黨恣取上馬袒乘
出闌馬主立於闌外振手驚馬不墜者即取之
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

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
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
歸既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極取良馬父母
兄弟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
畜產自有記識雖闌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
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
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殺羊然火拔
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拔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
而乃止人持一束柳棧回豎之以乳酪灌焉婦

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縵屈髮鬚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爲之祈福。若安全無佗，則爲報賽。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遶旋，多者數百，而男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彊大，常與蠕蠕

爲敵亦每侵盜于國家太祖親襲之大破其諸部後太祖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万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巡幸分命諸將爲東西二道太祖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駁驍水西北徇略其部諸軍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三十餘落衛王儀別督將從西北絕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部於是高車大懼諸部震駭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

徒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羣車
城即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
包白登屬之西山尋而高車姪利曷莫弗敕力
犍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敕力犍爲揚威將軍
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斛後高車解批莫弗幡
豆建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亦拜爲威遠將
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廩食蠕蠕社崙破
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侵入高車之
地斛律部部帥倍侯利患之曰社崙新集兵貧

馬少易與耳乃舉衆掩擊入其國落高車昧利
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卧不起
社論登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
走而脫者十二三倍侯利遂來奔賜爵孟都公
倍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陳有異於衆北
方之人畏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
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善用五
十著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命其少
子曷堂內侍及倍侯利卒太祖悼惜葬以國禮

諡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萬騎北襲高車餘種素紇烏頻破之太祖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麕獍不任使役故得別為部落後世祖征蠕蠕破之而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諫世祖不聽乃遣原等并發新附高車合方騎至于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亦百餘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

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獻貢由
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羶皮委積高宗時
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方大會走馬殺牲
遊遶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於此
會車駕臨幸莫不忻悅後高祖召高車之衆隨
車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表紇樹者爲主
相率北叛遊踐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
還又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爲都督討之繼先
遣人慰勞樹者樹者入蠕蠕尋悔相率而降高

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屈賀氏六曰達薄干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表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爲蠕蠕所役屬豆崙之世蠕蠕亂離國部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窮奇俱統領高車之衆十餘萬落太和十一年豆崙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國人號之曰候

婁訶勒猶魏言大天子也窮奇號候倍猶魏言
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
在南且崙追討之頻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
東徙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
箭奉貢云蠕蠕爲天子之賊臣諫之不從遂叛
來至此而自賢立當爲天子討除蠕蠕高祖未
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觀虛實阿伏至羅與窮
奇遣使者薄頡隨于提來朝貢其方物詔貢外
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于提使高車各賜

繡袴褶一具雜綵百匹窮竒後爲噉達所殺虜
其子彌俄突等其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
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撫納降人置之高
平鎮阿伏至羅長子蒸阿伏至羅餘妻謀害阿
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殘暴大失
衆心衆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爲主歲餘噉
達伐高車將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
突而立之彌俄突旣立復遣朝貢又奉表獻金
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駝十頭詔使者慕

容坦賜彌俄突雜綵六十四世祖詔之曰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噉唾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往來路絕茲勢不得妄令羣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爲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內徙世宗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怖而遁走彌俄突聞其離駭追

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孟
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
東城子干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紬
十匹雜綵六十匹彌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
叱賀真貢其方物肅宗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
奴戰敗被禽醜奴繫其兩脚於駑馬之上頓曳
殺之漆其頭爲飲器其部衆悉入嚙唃經數年
嚙唃聽彌俄突弟伊訇還國伊訇旣復國遣使
奉表於是詔遣使者谷楷等拜爲鎮西將軍西

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訇復大破蠕蠕蠕蠕主
婆羅門走投涼州正光中伊訇遣使朝貢因乞
朱畫步挽一乘并幔褥鞞一副織扇各一枚
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詔給之伊
訇後與蠕蠕戰敗歸其弟越居殺伊訇自立天
平中越居復爲蠕蠕所破伊訇子比適復殺越
居而自立興和中比適又爲蠕蠕所破越居子
去賓自蠕蠕來奔齊獻武王欲招納遠人上言
封去賓爲高車王拜安北將軍肆州刺史旣而

病死初太祖時有吐突隣部在女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為脣齒不供職事登國三年太祖親西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盡略徙其部落畜產而還又有紇突隣與紇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長帥擁集種類常為寇於意辛山登國五年太祖勒衆親討焉慕容隣率師來會大破之紇突隣大人屋地鞬紇奚大人庫寒等皆舉部歸降皇始二年車駕伐中山軍於栢肆慕容寶

夜來攻營軍人驚走還於國路由并州遂反將
攻晉陽并州刺史元延討平之紇突隣部帥匿
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復聚黨反於陰館
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克死者數千人太祖聞之
遣安遠將軍庾岳還討匿物尼等皆殄之又
有侯呂隣部衆萬餘口常依險畜牧登國中
其大人叱伐爲寇於苦水河八年夏太祖大破之
并禽其別帥焉古延等

薛干部常屯聚於三城之間及滅衛辰後其

部帥太悉伏望軍歸順太祖撫安之車駕還衛
辰子屈丐奔其部太祖聞之使使詔太悉伏執
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窮而見投
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太祖大怒車駕親
討之會太悉伏先出擊曹覆寅官軍乘虛遂
屠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徙其人而還太悉
伏來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以
西諸鮮卑雜胡聞而皆應之天賜五年屈丐盡
劫掠惣服之及平統萬薛干種類皆得爲編戶

矣而率屯山鮮卑別種破多蘭部世傳主部落
至木易干有武力壯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東
侵安定數年間諸種患之天興四年遣常山王
遵討之於高平木易干將數千騎棄國遁走盡
徙其人於京師餘種分送其後爲赫連屈丐所
滅又黜弗素古延等諸部富而不恭天興五年
材官將軍和突率六千騎龍盃而獲之又越勒倍
泥部永興五年轉牧跋那山西七月遣奚斤討
破之徙其人而還

史臣曰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固亦
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
鄆塞之際猶皆東胡之餘緒冒頓之枝葉至
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刑集醜自
小爲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
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武驅其
畜產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
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
事不得已而然也

列傳第九十一

魏書二百三

魏收書列傳第九十七

列傳第九十二

魏書一百四

自序

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
子歆字子胡幼孤有志操博洽經史成帝世位
終鉅鹿太守仍家焉歆子悅字處德性沈厚有
度量宣城公趙國李孝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
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悅子子建字敬忠釋褐
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世祖時平氏遂
於武興立鎮尋改爲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

失人和羣氏作梗遂爲邊患乃除子建爲東益
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風化大行遠近清靜正
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
命相繼構逆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
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爲城人數當行陳盡
皆驍果安之足以爲用急之腹背爲憂乃悉召
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
來者悉求聽免肅宗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
兄弟外居郡成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

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間使上聞肅宗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於是威震蜀土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敬和中心以爲愧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豎眼因爲行臺子建將還羣氏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喻諸氏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

子建徐加慰譬旬日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
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而走
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瓌及
鉅鹿人耿顯皆沒落氏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
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自國家
開華陽等郡梁州邢巒益州傅豎眼及子建爲
最初子建爲前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
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爲弈碁時人謂
爲耽好子建每曰碁於機權廉勇之際得之深

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
五年未曾對局還洛後俄拜常侍衛尉卿初元
顥內逼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
自絕杜稷稱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爲陪臣遂攜
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及此遂甚以
卿任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杲
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或爲大使撫慰東土
時外戚貴盛送客填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寔曰
小兒今行何以相勗子建曰益以盈蒲爲誠延

寔悵然又之及莊帝殺尔朱榮遇禍於河陰者
其家宰相弔賀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
女壻往亦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
剪權彊凶徒尚梗未聞有竒謀異略恐不可濟
此乃李門禍始弔賀無乃忽忽及永安之後李
氏宗族流離或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
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爲藩
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
已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

瞻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慎不雜交遊唯
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
昵及疾篤顧勅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
有厚葬吾平生不取蘧蔭裸身又非吾意氣絕
之後斂以時服吾生年契闊前後三娶合葬之
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
有定別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北域依班
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祔合當順
吾忌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卒于洛陽孝

義里舍時年六十三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
曰文靜二子收柞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年十五
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值四方多難好習騎射
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
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
積年牀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
以父功除太學博士及介朱榮於河陰濫墨朝
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雋
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

主客郎中前廢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
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草藁文將千言所改無
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竒之帝曰雖七步
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注并
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年二十六出帝初又詔
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成稱旨黃門郎崔悛從
齊獻武王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悛爲帝
登祚赦去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負郎李
慎以告之悛深忿忌時前廢帝殂令收爲詔悛

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爲詞
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
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
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
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出帝嘗大發士卒狩於嵩
少之南旬有六日時旣寒苦朝野嗟怨帝與從
官皆胡服而騎宮人及諸妃主雜其間竒伎異
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畏懼欲默不能已乃上
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

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
老夫猶應逐免初齊獻武王固讓天柱大將軍
帝敕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
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
事不安求解詔許焉父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
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己
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
齊譽言世號三才時出帝猜忌獻武內有間隙收
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

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獻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
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蕭衍昕風流文辯收
辭藻富逸衍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
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
所重至此衍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
來復何如耳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
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帝宴
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
董勛荅問稱俗去正月一日為鷄二日為狗三

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
人時邢邵亦在側甚而恧焉自南北和好書下紙
每去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蕭衍後使其
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
報書去想境內清晏今万國安和南人復書依
以爲體後獻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今收爲
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獻武指收曰此人當
復爲崔光四年獻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
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

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
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
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
加兼著作郎靜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
末六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世之顧謂
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
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
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
盡意有未及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

敕兼主客郎接蕭衍使謝琕徐陵侯景既陷臺
城衍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
喻之範得書乃率部伍西上 州刺史崔聖念
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
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
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
第參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
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
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

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三年授
詔撰魏史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
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
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
隆之摠監之隆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具筆
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淵撰代記
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駿李彪崔
光李琰之世脩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
表志傳書猶未出世宗時命邢巒追撰高祖起

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
焉下訖肅宗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
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
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
之尚書郎高孝幹傳摠斟酌以成魏書辨定
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
代史籍表而上聞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
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
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

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歷三卷
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
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
百三十卷分爲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
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焉

魏刻傳第九十二

魏書一百四